

洪堡人类学和教育理论文集



大学—思想与制度 书系

崔延强 主编

HONGBAO RENLEIXUE
HE JIAOYU LILUN WENJI

安德烈亚斯·弗利特纳 编著

胡嘉荔 崔延强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洪堡是18世纪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他在当时的普鲁士教育部任职期间所进行的改革奠定了现代大学的教育模式。本书集合了15篇洪堡有关人类学和教育学的文章，如《论公共国家教育》《人的教育理论》。本书便于今人直接研究他的经典观点及哲学前提，了解现代教育的历史面貌，更加理性地看待当今的教育问题。

西南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资助

洪堡人类学和教育理论文集

大学——思想与制度 书系
崔延强 主编

HONGBAO RENLEIXUE
HE JIAOYU LILUN WENJI
安德烈亚斯·弗利特纳 编著

胡嘉荔 崔延强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umboldt, Wilhelm von: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and Bildungslehre /

Wilhelm von Humboldt. Hrsg. von Andreas Flitner.

Ungekürzte Ausg. —Frankfurt / Main; Berlin; Wien. Ullstein 1984.

(Ullstein-Buch; No. 39084; Klett-Cotta im Ullstein Taschenbuch)

ISBN 3-548-39084-6

因本译作之原著版权所有人无法联系,本社已将使用该作品的版权交给重庆市版权保护中心代为转付,请原著版权所有人与该中心联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堡人类学和教育理论文集/(德)弗利特纳编著;

胡嘉荔,崔延强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9

(“大学:思想与制度”书系.第1辑)

ISBN 978-7-5624-7367-1

I. ①洪… II. ①弗… ②胡… ③崔… III. ①人类学
一文集 ②教育理论—文集 IV. ①Q98-53 ②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1063号

洪堡人类学和教育理论文集

安德烈亚斯·弗利特纳 编著

胡嘉荔 崔延强 译

策划编辑:林佳木 雷少波

责任编辑:李桂英 版式设计:林佳木

责任校对:谢芳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30×1280 1/32 印张:5.5 字数:137千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367-1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译者序

洪堡的教育观对德国的学校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大学理念对世界现代大学,包括中国大学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国内大约从1980年代开始比较集中地对德国教育史以及洪堡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与洪堡教育观和教育改革相关的内容主要是在外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家评价等文献中被简单提及,并侧重介绍洪堡关于大学的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以及产生的影响和被接受的程度等。也有学者对洪堡的教育思想和蔡元培等人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洪堡的教育思想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研究呈现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的理念到具体的办学模式的趋势。但目前国内对洪堡教育思想文献的译介工作做得不够。一则因为国内教育界缺乏精通德语的专业人才,一些与德国教育有关的文献也大都译自英语、日语或俄语,而且涉及德文引用方面也有不少错误。二则因为洪堡本人并没有一本专门论及教育的著作,他关于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改革的思想散见于其政治学、人类学、美学、语言学等作品中,也见于写给国王的报告以及和亲朋好友的通信中。三则因为洪堡的文章多写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其语言较现代德语难懂,比如用词较古旧,上下文指代不明确,从句套从句,断句不明显,有时未添加标点符号等,加之涉及的内容又较广泛,因此翻译有一定的难度。

原文参考文献中涉及的洪堡总集有3个版本,按时间顺序分别为卡尔·布朗德斯出版:《威廉·冯·洪堡总集》,7卷本,柏林1841—1852(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Werke. Hrsg. v. Carl Brandes. 7 Bde. Berlin 1841—1852);普鲁士皇家

科学院出版:《威廉·冯·洪堡总集》,17卷本,柏林1903—1936(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 v. d. Königlich Preußig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7 Bde. Berlin 1903—1936);《威廉·冯·洪堡:五卷本》。编者:安德烈亚斯·弗利特纳;克劳斯·基尔。达姆施塔特:科学出版社和斯图加特:科塔出版社1960—1981(Wilhelm von Humboldt: Werke in fünf Bänden. Hrsg. von. Andreas Flitner u. Klaus Giel.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und Stuttgart: Cotta 1960—1981)。在译稿的注释中分别用17卷本,7卷本,5卷本来标注。

本书译自唯一一本德文版的有关洪堡人类学和教育理论的选集,是编者安德烈亚斯·弗利特纳在5卷本(内容分别为“人类学和历史”“古代文化和美学”“语言哲学”“政治和教育”“自传片段、文艺创作、评论”。第四卷中与教育有关的内容主要来自洪堡在教育部任职期间所写的各类报告)的基础上再次精心选编的。书中选文集中体现了洪堡的教育理念,其中也含已有中译本的几篇文章。一来因为版权问题,二来为使译文风格统一,本书译者在参考同行译文的基础上重新对这几篇文章作了翻译。除此以外的其他文章乃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比如《论古代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的研究》《人的教育理论》等,希望能供国内学者参考使用。

原编者在前言中已经对选编的文集和节选作了简单说明。为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译者将原编者放在文集末尾的“生平与思想发展简史”置于前言之后,正文之前。原著注释放在正文中,编者的注释在全书正文之后,译者将两种注释都放在正文书页下面,以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译文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译者将不胜感激。

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为译作出版提供便利。

前言

洪堡和他的同僚在他短暂的普鲁士教育部任职期间所进行的改革,已被同时代的人称为“教育革命”。洪堡改革的初衷是废除等级森严的教育制度,建立普通的、接纳所有社会阶层的、以培养人为目标的学校,这种学校要尽可能给予学生广泛的知识教育并赋予学生选择课程及学术研究的自由。这种人文主义教育模式不仅是 19 世纪德国教育政策发展的起点,也是有关德国基础教育政策和德国大学模式讨论的基点,尽管这个讨论离洪堡那个时代的哲学和教育理论相去甚远——那个拥有歌德、裴斯泰洛奇、费希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时代。研究这些经典的观点和他们的哲学前提对我们理解教育是一如既往不可或缺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要掌握教育的历史面貌,还在于感知我们现在面临的教育问题并且正确评价针对 20 世纪一切改革所作出的批判。

自从洪堡的这本选集面世以来,有关他的研究和传记有了长足发展,我自己也在研究洪堡文集 5 卷本^①的过程中学会了对一些问题作出不一样的评价。今天我仍然认为这里所收集的文章对标题所涉及的主题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们想从整体上把洪

^① Wilhelm von Humboldt: Werke in fünf Bänden, Hrsg. v. Andreas Flitner u. Klaus Giel.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und Stuttgart: Cotta 1960-1981.

堡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位大人物和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来进行研究,并把这本小册子作为一本入门读物,那就还有两篇文章值得推荐:一篇是《论语言发展不同时期的比较语言研究》(1820,收录在第三卷 1-25 页),包含了洪堡语言哲学最重要的思想,另一篇是洪堡的《阿迦门农》翻译入门(1816,收录在第五卷 137-145 页),以少量的篇幅谈到语言的可译与不可译性在文化理论方面的一些思考。通过这两篇文章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年轻的洪堡在尝试了历史的、性格学的和相面术的研究之后,他的人类学思想是如何在他广泛的语言哲学里找到系统的构成和专业基础的。洪堡成就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领域是语言哲学——如今几乎没有哪个重要的语言学研究流派不涉足他的语言哲学(参见第五卷第 442 页和 632 页);他思想的其他主要方向都在这本选集里了,包括教育理论(第 3 篇)和教育理论研究基础——古希腊罗马文化(第 2 篇)、人类学(第 4 篇、第 5 篇),中小学教育(第 7 篇、第 8 篇)和裴斯泰洛奇教学方法的建立(第 14 篇),论述了柏林大学成立的纲领和 19 世纪德国大学模式的大学理念(第 9 篇),最后还有人文学方面有关注释学、历史学的经典理论(第 11 篇)。

这本文集的第三版是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出版的,文字和备注未加改动,只是书目修订了一下,评论和备注更为详细,还有第 3、第 4、第 9 篇的一些时间说明标注在前面提到的五卷本全集的第五卷中。

安德烈亚斯·弗利特纳

生平与思想发展简史

选集的末尾对洪堡的生平作了一些说明,为方便读者理解,译者把这部分内容放到前面并有少量删减。文集内容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动,只有个别不太重要的文献没标注。

洪堡认为他的生平只有在具有超越纯个人的内容和反映思想界的时候,才具有记录下来价值,但他的作品不是康德式的自我冷静的思考,也不是黑格尔式的客观系统文献。它是非常主观的成果,深受他自己的教育成长经历、他的旅行、他和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他的各种经历的影响,没有这些个人的因素也就没有他的作品。

洪堡生于1767年6月22日,他的青少年时代在波茨坦和父亲的特格尔庄园度过,他的父母虽然给予他和比他小两岁的弟弟亚力山大符合时代和他们家庭地位的各种教育,但和孩子们之间沟通不畅。父亲稍微好点,但在他1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而严肃内向的母亲总是关心自己和自己身体上的病痛,没有精力管他们。洪堡长大以后认为自己的青年时代是非常无趣的,而他在博爱的卡门普(约哈希姆·海因里希·卡门普,1785—1792年出版了第一部现代教育百科全书,是德国启蒙主

义教育追求民主的代表),以及后来在性格呆板但内心善良的家庭教师昆特那里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更加深了这一印象。其后一些来自柏林的著名教师给他们兄弟俩上过课,这些课程以及洪堡自己的刻苦钻研都给他坚实的学问奠定了基础。18岁的时候他就掌握了希腊文、拉丁文、法文,通晓法国、德国和古希腊罗马文化。昆特又让他们上了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法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课程。哲学课主要是在洪堡称之为“狼”的恩格尔那儿上的,他不仅给了洪堡严格的逻辑训练,还使他理解了莱布尼茨哲学。

比这些课程对洪堡影响更大的是他和柏林启蒙运动沙龙的交往,这些人中包括“柏林月刊”的出版者比斯特和盖迪克,集医生和哲学家于一身的马库斯·赫尔茨以及他的夫人亨里埃特(洪堡狂热地喜欢她)，“道德联盟”的创始人弗里德伦德尔和拉罗赫,后来 K. G. 冯·布文科曼和著名的出版商兼政治家弗里德里希·冯·根茨也加入了这个“道德联盟”。通过这群致力于维护道德的朋友和外围朋友伦厄费尔特的姐妹们,洪堡又建立了和其他人的联系,比如埃尔富特的总督神父助理达贝尔格,魏玛的席勒以及他自己后来的妻子卡洛琳·冯·达赫尔奥顿。

在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度过的一学期没给洪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在哥廷根待的三个学期学到的法学知识为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作了铺垫,但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其他方面:研究康德,特别是在施勒策尔的历史课上研究英国孟德斯鸠的国家理论;研究希腊的语文学和文学,海涅的研讨课为他渊博的古代文化打下深厚的基础;在海涅活泼的女儿特丽莎和她阅历丰富的丈夫格奥尔格·福斯特尔,以及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尔、对宗教颇有研究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布等人身上获得了新的友谊,也使他思想上远离了柏林时期的许多想法。1789年他开始旅行,先和他最早的家庭教师卡门普去了

巴黎,那里正是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中心,巴士底狱才被推倒几个星期,洪堡不怎么赞同卡门普的观点,但从这时候起他开始研究革命的政治方面的基本内容,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写的文章崭露头角。他继续旅行到德国南部和瑞士,在埃尔富特和卡洛琳订婚,1790年初回到柏林在柏林高等法院开始了先前设计好的政治生涯。由于岳父认为一个候补官员有损颜面,通过关系他又当了公使馆参赞,但这种生活不能让他满足和快乐,因此不久不顾朋友们的反对就主动放弃了职务,1791年他彻底辞去公职,在埃尔富特举行婚礼,定居在岳父母家。

放弃政治生涯不仅仅是想全心全意经营婚姻,这两个情趣相投、门当户对的夫妇之间进行内心思想交流的通信已经成为文学史中的一朵奇葩。而这正是洪堡对国家、宗教和教育等问题进行思考的时期,这一时期他也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教育计划^①以及当时普鲁士发生的事情,特别是1788年《沃尔勒宗教宣言》的影响——这个宣言对背离学校里的信仰和法律惩罚以及失去职位的教义产生了威胁。洪堡的这些思想先反映在两篇小文章《论宗教》和《对国家宪法的思考》里面,然后在和根茨的通信中逐渐形成为《论国家职能的界限》。洪堡把一部分内容作为单篇文章出版,比如第六章“论公共国家教育”。这些文章在政治上的阐述涉及对法国大革命的印象,对1791—1792年德国思想界带来突变的好感^②,也混合了一个独特的贵族的个人主义的教育思想。他觉得在政府里从事的工作远远不能满足他,因为那时的政府看来只是保证外部安全的机构,充其量只能开路并创造条件让个人的力量得到发挥,但并不努力去影响个人的力量。

① 洪堡这里引用了法国政治家米拉博的观点。

② 参见毛瑞斯·鲍赫尔的《1789年革命》,巴黎,1954; Maurice Boucher: La Revolution de 1789 vue par les Ecrivains allemands ses contemporains, Paris 1954.

《论国家职能的界限》整篇都涉及个体的力量、它的维护与发展。“内在的力量”“活力”是不断出现的关键词。“我的想法,活力是人最根本唯一的美德”,“活力,仿佛是每种美德的源泉,是达到更高级更多元教育必要的条件”^①每种美德,绝不只是美学上的“思考并感受到的力量”,而是“研究和创造”,是一种天生就存在的力量,并能自我发展,塑造自我,作为力量发展,而不是被压制成固定的形式^②。政治领域不属于“力量”和思想的行为和形象。一切行为都符合自我完善的任务,并且只在和一个人有联系的时候起作用。在艺术作品或者科学上,而不是社会团体更不是政府身上。

“人真正的目标是对他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内在的力量”和“活力”)进行最充分和最均匀的培养从而成为一个整体,对这种教育来说自由是根本必要的条件”^③“自由”就是个人的自由,这里出现了一对概念的对立,但这对概念并不是来自洪堡。这种对立在18世纪的政治和教育讨论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人和公民的对立。从术语上说它来自赫伯斯和普芬多夫,然后卢梭用在他的《爱弥尔》里面,随着大众媒体对法国大革命的传播,它便在同时代的德国政治教育学的系统学家那里流行开来了。卢梭一会儿把人设计为是天生的并厌恶存在的社会,一会儿又从完美的社会出发厌恶个体,这对这个概念,对人和公民之间的鸿沟影响很大,这也反映到了洪堡的思想中。这对洪堡和他的思想是不公平的,自从与1848年运动有关的《论国家职能的界限》出版并教条地运用以来,人们认为他在这篇文章中宣扬个人主义的自由。这也体现在洪堡后来在他的学

① 见7卷本《洪堡总集》第1卷第104及166页。

② 见7卷本《洪堡总集》第1卷第171及174页。

③ 7卷本《洪堡总集》第1卷第106页,参见鲁宾·施泰因的《作为洪堡道德原则的活力》,发表于《哲学杂志》,1905第13期; S. Rubinstein; Die Energie als W. v. Humboldts sittliche Grundprinzip, Zs. f. Philosophie, 13. Jg. 1905.

校计划中放弃了这种对立。

洪堡想致力于“力量的最充分、最匀称的培养”，他认为这种培养只能通过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腊人的知识，因此在随后的几年他专注于对古代文化的研究，研究因为中途几次旅行耽误了：他去柏林、北德，去拜访福斯、尼古诺威乌斯、克罗普施托克以及其他的朋友，然后去了哈勒，在那里他认识了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他是德国古典语文学的泰斗也是新人文主义教育运动的领袖，他们之间内容颇丰的通信是这份友谊以及他们所描述遗留下来的思想运动的见证。他还常去埃尔福特、魏玛、耶拿，并始终与达尔贝格、歌德和席勒保持着友谊，从1794年开始洪堡兄弟因为这些友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魏玛。

朋友们都醉心于古代文化的研究，他们还想扩大影响，因此洪堡和沃尔夫计划出杂志《海娜斯》，主要翻译和宣传实用科学，目的是传播古希腊罗马文化方面的知识，作为这个行动（没有得以实现）纲领性的导论也是自己教育追求的思辨，洪堡写了《论古代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的研究》。

在这篇文章里一个概念起了作用，它是洪堡所特有的，在某些地方，尤其是西格弗里德·凯勒的最重要的专著中对它的误解导致了令人遗憾的错误阐释。通过对古代文化的学习研究，洪堡提到，同时代的人必须走出具体化和功利化回归到“内在的美和享受”，“纯粹享受的人”是在更高贵时刻的人，高贵最充分的快乐是人在自我审视和与人交往过程中享受时体验到的。对人的研究就是为这种享受做准备，同时也是这种享受最重要的内容。^①

“享受”这个词在这儿不能从现代狭义的范围上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那时就流行而且被康德作为贬义用，洪堡

^① 见7卷本《洪堡全集》第1卷第260和275页。

对这个词的运用是从另外一个传统上来说的、虔诚派就曾提过神的享受；克罗普施托克把这个词用来描述多方面的感觉体验，对自然、艺术和人的观察、深思、领会混合着宗教的热情作为享受被经历；“狂飙突进”^①认为享受是他们感觉体验的关键词，他们特别谈及自我享受、自我心灵和自我内心的享受，认为是主动和被动之间的一种漂移状态；赫尔德认为“存在即享受”，享受从体验、人的可能的获得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人自身是延续性的。^②

洪堡对这个词的使用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像赫尔德一样这个概念主要是归属于对人的理解。洪堡在《论国家职能的界限》里就已经提到：人在他感到力量的和谐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时候最享受。即使是最痛苦和自我毁灭也包括在真正的享受中^③，在《论古代文化的研究》中享受被认为是生活中高贵的时刻并和对人的研究以及洪堡特有的人类学紧密相连。这个概念和享乐主义或者感官享受作为目的本身^④毫无关系。

与《论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同一时期写成的片段是《人的教育理论》，文章的题目来自第一位出版商莱茨曼，但题目和内容并不完全匹配。更多的是有关学术理论的方法（费希特的还没出版）、有关系统论和学术概况以及考虑到对人的知识和人的教育有贡献的其他思想成果的计划、有关作为教育理论前提的科学。

“教育”这个词那个时候还不具备现代意义，因此人们还谈

① 18世纪70—80年代初发生于德国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译者注

② 参见曼弗里德·格里福的《享受词组的含义——歌德的享受》。博士论文，柏林，1956；Manfred Gräfe: Der Bedeutunggehalt der Wortgruppe genießen-Genuß bei Goethe. Diss. Berlin 1958.

③ 见17卷本《洪堡总集》第1卷第126页。

④ 见科勒的书第26页。西格弗里德·科勒：《威廉封洪堡和政府》。第二版，哥廷根，1963。Siegfried A. Kaehler: Wilhelm von Humboldt und der Staa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utscher Lebensgestaltung um 1800 (1927), 2. Auflage. Göttingen 1963.

不上“教育理论”，教育的意义是在洪堡自己也参与的思想运动的影响下才出现的，因此他的“教育”还有以前的意义上说的外表的身体上的塑形，也指思想形成和人的教育，带有以前的内涵以及塑造的美学含义。塑形这个意义比如今在语言的使用上强得多。^①

在这篇文章里洪堡的兴趣从对古希腊罗马的语文学和实用学科转向研究古希腊罗马人和他们的教育以及人的可塑性上来了。他一开始就确定和启蒙教育家所持的平均完善性观点不同。显然人的机会和命运有多样性，就像古希腊罗马人和现代人之间的比较所表明的多样性那样，该是用类型学研究这种多样性的时候了。洪堡从人最基本的不同开始首先在席勒的《女神》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论性别差异》和《论男女形态》（1794—1795年）。他在文章里面用了康德的术语，但观察方式完全不同于康德：广义上的相面术，是对内外天赋的共同观察，是用男人和女人这两种最基本的形态表现出的理想的人的形态学。

在对人类进行批评式的分类和形态研究中洪堡认为找到了他的根本任务。对性别差异的研究只是一部大部头著作的序曲，这部著作应该成为“用不同的形式来认识和评判人的性格特征”的科研基础。洪堡大胆地希望“通过不断的深入思考和广泛的学习，对各种各样的人、国家和风俗习惯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最终会找到通晓人类伟大人物秘密的钥匙，最终会发现规律，用这个规律人们可以给每种特征作出判断，给他们规定发展的方向”。^② 最初在《比较人类学计划》中他阐述了这个研究的影响范围和方法。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的话，正如他在写给沃尔夫

① 没有让人信服的阐释“教育”这个词的历史，见沙施密特的材料：《教育（动词）和教育（名词）的词义变化》，博士论文，科尼斯堡，1931；I. Schaarschmidt: Der Bedeutungswandel der Worte bilden“ und Bildung”，Diss. Königsberg 1931.

② 《给沃尔夫的信》，见7卷本《洪堡总集》第5卷第176页。

的信中所言：“它一定包含了普遍的观点：首先是关于可能的性格差异，关于性格差异、性别、年龄、气质、民族以及时代的独特性。”^①

通过创建比较学科的想法，洪堡进入了特定的学科的相互关系中。比较科学在 18 世纪下半叶特别在形态学和人体解剖学领域发展起来。在耶拿的时候洪堡自己也研究过自然科学，他也提及一些比较学家如卡门普尔、尤塞奥伊以及哈拉瑞。当然在这方面最有力的对话者是歌德，歌德 1792 年尝试了普通比较学，1795 年进行了比较解剖学的导论研究，他有名的解剖学上的发现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找到了人类的切牙骨并提出一条定理：自然科学就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的。^② 洪堡有意识地靠近自然科学研究结果，他认为“比较不同的人类群体和个体思想组织上的差异就如人们习惯用比较解剖学来比较人和动物的身体组织一样”。^③但这是一种应该研究特殊性和性格差异的比较，就像获得典型和与此有关的特别思想史的形式和方法。

在《论人性的思想》里洪堡总结了所有人类学的研究的结果，1797 年他在同标题的片断中对题目进行了说明。它包含了人文主义哲学和洪堡自我教育思想的总结，以及关于未来研究的纲领，他对人的本质换了个说法。《论人性的思想》是他后续研究的纲领。在洪堡看来，“人性 (Mensch-heit) 的构成”有点像“希腊化 (Griech-heit) ”：人类 (Menschentum)、人性 (Menschlichkeit) 来自拉丁词“人文 (humanitas)”以及它非常丰富的历史含义。用“人性的完美”并没有历史哲学的思想在里面，也不是指人类的全部 (洪堡习惯上用另外一个词 Menschen-

① 《给沃尔夫的信》，见 7 卷本《洪堡总集》第 5 卷第 177 页。

② 参见海纳曼·弗里茨·海纳曼：《威廉·冯·洪堡的哲学人类学和人的认识理论》。哈勒，1929。Fritz Heinemann: Wilhelm von Humboldts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und Theorie der Menschenkenntnis. Halle 1929.

③ 《给沃尔夫的信》，见 7 卷本《洪堡总集》第 5 卷第 176 页。

geschlecht),而是指人性(Humanität)的完善,这是这些年洪堡教育思想的表现(在以后的文章中洪堡才使用如今比较普遍的说法)。

洪堡想先写一本关于现代人的特征、题目为《18世纪》的书,他很快开始收集素材和资料。导论已经完成,在导论里详尽讨论的不是对象本身,而是学科特征的方法以及人类性格特征的类型研究,还有对洪堡的理解学说的陈述:理解不是智力的过程,而是用所有的精神力量、研究、想象以及思辨和检验性的理性来接近。两年后在给歌德的信里^①他设计了一个科学的相面术计划,也属于这个研究范围。

为了完善现代人特征的研究需要“不同国家、人和风俗习惯”的知识,特别是那些性格鲜明的文化民族,因此他决定和家人旅行。他想先去意大利,但被拿破仑战争阻碍了,于是在维也纳改变了路线,途经瑞士到了巴黎,随后决定在那里待几年,对法兰西民族性格进行广泛研究。洪堡交往大小人物,在剧院里、沙龙里以及政治场所,他作为清醒的旁观者,只在日记中写了些速记。他对关于《论人性的思想》这本著作思考了多长时间不能清晰地确定。在他的美学尝试中(《论歌德的赫尔曼和多尔特阿》),人性的思想作为一切充满责任感的科学的重点是很清晰的。两次到西班牙的旅行,一次是和卡洛琳深入这个国家进行研究,第二次是系统研究巴斯克人以及他们的语言,这些都和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关系。^②

1801年洪堡和家人离开他一直作为冷静的旁观者生活的巴黎,经过布尔格纳回到特格尔庄园,在那里他开始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开始写关于巴斯克人的专著,但是柏林和它的社交生活、浪漫主义者的捣乱也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也使他厌

^① 见7卷本《洪堡总集》第2卷第345页。

^② 这些旅行日记都在7卷本《洪堡总集》里。

恶,卡洛琳的健康状况以及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南部的渴望都影响了写作进度。于是他申请到罗马任普鲁士公使,他得到了这个外交职位,1802年深秋他作为部长总督到罗马任职,在路上没忘去拜访耶拿时期的老朋友:沃尔夫、歌德和席勒。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洪堡除了利用职务的便利研究政治并很快写出了精湛的报告外,主要就是研究罗马这个城市取之不尽的文化以及语言。“我每天更深入地进行我的语言研究,在巴斯克语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希腊语”,还在柏林的时候他就对巴斯克语中语言的原始现象和基本语素的发现进行了简单说明,并且听从沃尔夫的建议研究伊特拉斯坎人,他希望能找到相似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我进行的一切是语言研究”,在罗马也一样。“我想我发现了把语言作为手段来使用的方法,为了研究整个世界最高级和最深刻的东西以及它的多样性,我越来越深信这点。”^①但这时候还没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出来,只是在《拉提乌斯和海拉斯》(1806)中简单地说明不放弃对思想形式的研究,而是开始专注于研究语言——作为个体和民族思想精神的表达,作为人类存在不同形式的载体,作为了解人和人的教育机会敲门砖的语言。和赫尔德致力于把语言理解为无限价值的个体不同的是,洪堡找寻高度发达民族的语言原型,首先是不同语言价值的评判标准。他认为相对于物质的词形变化不丰富或没有词形变化的语言,在丰富的词形变化中、在丰富的形式的多样化中找到了不同语言价值的评判标准。由于这种想法,对他来说相对于现代语言,希腊语作为教育财富具有新的重要的意义,表现在希腊语的形式和语言形成的价值里并且不考虑它是否到达一定的程度,因此打开了理解希腊文艺创作和文化的大门。直到今天这种观点在德国学校语言的地位这方面都起着作用。^②

① 《给沃尔夫的信》,见7卷本《洪堡总集》第5卷第266页。

② 参见博伦的观点。